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十八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18



F 0028 - (18)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亭坤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

許相卿曰此傳錯

用國策語至其摹

寫孟嘗君養士而

得養士之報則太

又公手筆也

補方苞曰田嬰事

多見田齊世家而

復詳之若受封之

始也然終傷於繁

矣

按此因記嬰與

忌同將故并記

忌事

增韓非子曰靖郭

封於薛將城薛客

多諫者靖郭君謂

謁者曰毋為客退

齊人有請見者曰

臣請三言而已過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

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於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

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

郭君不忍宣王太子時辯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郭師靖

田嬰自威王時

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

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逃走。會威王卒。宣王

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

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

年至三十一年改為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

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

二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

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外互不同也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三言臣請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及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之言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結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矣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潛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薛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淫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其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何曰為孫孫之子為何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二子孫之子為來來孫之子為昆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雲入有

唐順之曰文之游俠兆矣王頓中曰觀文此論則其少時已有散財結賓客之志矣短褐始皇本紀作短褐按索隱註謬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為何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增黃洪憲曰此傳以待賓客為綱領故篇中客字凡四十一見

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李反猶三不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曰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囚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

王維楨曰：餽食客亦鄙哉。一飯以為去留，于田文廢毀何有。

增：董份曰：蘇代引譬以止田文之行，亦善於立論者。

蘇軾曰：田文所賓禮者，至于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于死。當是之時，雖道德

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

今日代從外來，見水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水偶比孟嘗君，土偶比涇陽君。水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

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

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披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

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也。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

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于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按此養客之效，增邵賢曰：以一時排難權變言之，西伯之賢亦以寶貨美女脫羑里之囚，君子不以臨難苟免，非之然則雞鳴狗盜之客謂之士固不可謂之無功於孟嘗君亦不可。

不然孟嘗君且客死秦，關如懷王之不反矣。予嘗謂金虜之遊二帝也，當其時使得雞鳴狗盜之力而用之，必能脫翠華而宵遁，何至北轅哉。嗚呼！以宋養士之盛，坐視君難無奇策焉，則予於雞鳴狗盜之客也何尤。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三

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

正義曰：藏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

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

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

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孟嘗君

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

孟嘗君

增徐中行曰按晏嬰長不滿八尺而身相齊國身揚諸侯則眇小奚足以醜薛公而薛公奚以怒眇小丈夫之謂也一言之失即滅一縣之人民何慘哉其後齊魏滅薛而孟嘗絕嗣無後有以也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自安耳註

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云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東。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人。

唐順之曰魏子馮驩一事而傳聞

增楊慎曰蘇代此與前說韓魏事大體略同註齊疑當作楚

異耶

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

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一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以將呂禮相齊，欲因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知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

按此養客之效

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

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二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  
孟嘗君在薛之南，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君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君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諡非也。孟嘗君名嘗，邑在薛之南。○正義曰：拾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

增袁黃曰：收束呂禮始末殆盡。

按絕嗣無後字，暗應前五月之子之說。

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  
躡蹻，音許袁反。音脚字亦作蹻。

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  
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皆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孟嘗君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削髮，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緇音侯，亦作候。謂把劍之處。○索隱曰：蒯音名音，蒯音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也。

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

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

孟嘗君不悅，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

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

增補史記評林

之為孟嘗君不  
稅似誤  
黃震曰按孟嘗君  
好客僅得一馮驩  
平原君好士僅得  
一毛遂而二君者  
其始皆不能知之  
尚何以好士為哉  
愚謂二君者不足  
以知二子而二子  
歸之者以貧無聊  
如祿社於亂世死  
死而已其後因事  
而顯殆非二子初  
心所期二君其亦  
幸而得此二子歟  
按文之貸錢本  
為奉客計而驩  
曰為民之無者  
以為本業其為  
文種德增名多  
矣驩亦賢矣哉

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作枝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損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王收責之聞先王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

按戰國策馮驩  
焚薛債券後基  
年孟嘗君免相  
就國于薛未至  
百里民扶老攜  
幼以迎太史公  
不載似缺始末

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鞅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雌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

按馮驩一說秦齊而孟嘗君之黃金封邑踰于平時正與蘇代振甘茂之事同增穆文熙曰以此說齊向齊有英發之主疑文怨望留之不可遣之不可則是激之使殺文也

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皆齊皆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

羅洪先曰田文食客三千而卒以馮驩一人復其位賢士誠不易哉許相卿曰讀至此養客終是虛聲

徐中行曰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蓋炎而附寒而棄人情然矣王維楨曰驩言近人情矣然非君子之交道也按此段戰國策譚拾子語

張之象曰傳末復申此一段見孟嘗君所以遇客如故亦一例也

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則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



董份曰此贊其好客美刺並顯

凌約言曰此傳以田文好客立柱觀

其初說父曰門下

不見一賢者則養

客之心已萌矣既

而食客數十不擇

而聚善遇之是以

雞鳴狗盜之流卒

賴其力以脫虎口

之危而魏子之自

到宮門馮驩之復

其封邑皆食客之

効也雖不無背文

而去者而文卒遇

之如故非其天性

然乎太史謂其好

客自喜而名不虛

其以是夫

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

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

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疆其國實高其門好客

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媛如何承曉薛縣徒存

蘇子古史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以

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于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

韓魏伐秦兵至田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

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秦可以伯惜其聽蘇

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

于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也故在春秋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苗賈

皇楚人也而客於晉樂盈之去晉而客也為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也為楚之患大

抵皆客也浸淫至戰國談天雕龍蜂起泉湧猶空言爾儀秦以從橫為劍佩其禍生民

何限哉而四公子之徒直以取數之多爭為雄長要其所得不過雞鳴狗盜之輩爾夫

治天下則四公子之禮遇不為虛設其亦庶乎有補也而奈之何其不然也是以史遷

於田文也斷之曰自喜夫固斥其為一己之私好非天下之公好焉耳然則客之為禍

他日浸浸不已非田文之徒實漲其波而誰哉至若秦王之興以囊括四海包舉宇宙

之志非戰國爭立比也而猶曰逐客不知是客也將何歸

乎是必如晉之苑祭襄所乘車足不履地乃可良用一概

楊維禎曰秦聞田文賢而請于齊救天下之豪傑以屠之爾文信甘心以往獨不聞楚

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相其能容于國勇魏將軍半文客以千計公孫弘稱可以致主伯

王者五人未聞五人者為文計何也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雞狗耳或曰文養雞狗終賴

雞狗以脫死雞狗何負于文哉吁荷客有一人異于雞狗者則文何翅於脫死三國伐

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為之震恐割地求解是舉也楚囚

可出齊國可伯又信蘇代以罷兵客無一人異于雞犬者信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八

巖谷 修

岡 千仞

石川 鴻齋

同校

鳳文館藏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王廷陳曰喜賓客三字是一篇綱領後凡四節比皆是喜賓客實跡

邵寶曰咲寔之必戮以成好士名此戰國之習也設有賢君當此事也奈何賢君之後宮不使見寔而咲也然意向之輕重在心甚微而士之去就異焉可不慎哉顧璘曰以一笑欲殺趙之美人此寔者亦非庸庸者矣光縉曰按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正義曰勝式證反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二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寔者繫散行液。散亦作跚○索隱曰上寔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珊音同○正義曰寔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寔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癢之病。徐廣曰癢音隆癢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癢音呂宮反罷癢背疾言腰曲而背癢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寔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

增補史記

平本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

一

鳳文館藏

子午傳同時而聘齊肅同姓子處臺上而笑之客不悅而去卒有室之戰齊師敗績噫此郭汾陽所以見盧杞而屏婦人也  
茅坤曰平原君好賓可記者甚衆獨舉斯美人一節此割要領法  
張之象曰前後稍稍一字相照應見賓客去就之有本末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好士于孟嘗則曰最下坐者於平原則曰無以滿二人  
顧璘曰食客數千人求二十人而不足及十九人又不可知已四君徒相

不殺笑覺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覺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覺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

傾以取勝耳唐順之曰一說亦自善藏用楊慎曰豐用四先生字與禮弓沐浴珮玉句法同  
洪邁曰此等重香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如風行水上煥然有文若減去字眼不見得當時反覆抵拒毛遂氣象董份曰目笑者狀其笑態未發而輕之之意寓于目也

處囊中耳使遂登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云穎脫也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人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女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

陸深曰其英矣雄風千載而下向可想見  
增唐堯臣曰讀平原君傳至毛遂招十九人歎血庭下叱曰公等碌碌皆因人成事者用以報前日日味之愈大史公于遂無貶詞思獨以為此舉足以償趙事時楚當兩君不決之時按劍升階以却強楚楚局皆須與忘趙耶使楚之君若臣聞遂之言識十人不足為趙輕重趙者惟遂一人殺一毛遂劫制平原君一武士之為耳彼十九人蒿耳管耳其何能為隨集全楚之材臨以春申君勇桃孤

鄂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犬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音祿○索隱曰音八王劭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己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

魏天倫滿江黃出趙不意西據恒山南障回漳東拒清源北連燕壁直擣邯鄲之墟斯時也就使無忌穉穉朱亥效勇吾恐疾雷不及掩耳大事去矣無能為也吾故曰此舉適足以償趙時楚無人耳增揚慎曰又豐用三毛先生字補方苞曰毛遂定從雖不見國策而辭頗近信陵君傳則全然大史公意趣矣豈遊天梁得諸故老所傳而自叙次者歟王維楨曰李同之謀若此乃不在食客中然則平原所失獨毛遂耶按此至字正應上置不至字是

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果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大史公講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匹邪平原君曰趙匹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二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二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阜有李城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

針線處  
 邵實曰親戚不可  
 計功乎無功而以  
 親戚封而有罪  
 可議也而有功不  
 計也雖親戚也而  
 計以功功有大小  
 猶罪有大小也罪  
 有至於不可赦則  
 功有至於不可不  
 計以是權之斯得  
 之矣  
 鮑彪曰平原失計  
 于馮亭以挑秦禍  
 幾喪趙國之半則  
 致邯鄲之圍何功  
 之足論哉然因人  
 成事亦又桑榆之  
 收不可忘也虞卿  
 之讀帝王懋賞之  
 舉公孫龍之辭明  
 折讓功之語皆君  
 子之善言也  
 按考要云孔子  
 玄孫穿與公孫  
 龍論臧三耳龍  
 無害也

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  
 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鄧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  
 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  
 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  
 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此甚不  
 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  
 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  
 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子孫代後竟與趙俱  
 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  
 曰過音言至道乃緹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  
 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  
 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  
 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悞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天縱紛爭言而  
 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抒音擊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競

甚辨折穿弗應  
 平原君問之穿  
 曰謂三耳甚難  
 而實非也謂兩  
 耳甚易而實是  
 也不知君將從  
 易而是者乎其  
 亦從難而非者  
 乎平原君謂龍  
 曰公無復與孔  
 子高辯事也其  
 人理勝于辭公  
 辭勝于理辭勝  
 於理終必受誣  
 按此傳全襲國  
 策而前後布置  
 少異  
 按國策東甲作  
 卷甲  
 茅坤曰虞卿可見  
 者只合從趙齊以  
 損秦一事  
 按此段論不當  
 構秦  
 唐順之曰從橫之  
 談妙盡于此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簦徐廣曰躡草履也登長柄簦音登登有說趙  
 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  
 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囚一都尉  
 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寡人使東甲  
 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索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  
 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  
 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  
 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  
 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  
 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  
 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  
 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

按此段論鄭朱媾秦不成

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

增袁黃曰：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王以告虞卿，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此是篇中過脈。增袁黃曰：此篇凡三段，首尾相喚應，如非所敢任也。虞卿得其一之類。鮑彪曰：趙嘗親秦而負之，故秦來攻。

按此段因趙郝以辨媾秦之不可

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

增穆文曰：虞卿論媾之害，宛轉明切，而趙王終不悟。者蓋緣長平一敗，落膽於秦，苟圖目前之安，即至於有盡而不顧耳。

董份曰：論衡之害如此明切，而其主愚而不悟，何也？

增楊慎曰此非臣之所能知與上非臣之所敢任意大相及

增李坤曰此處引喻欲趙以地予秦策士故能往往如此

按此段因樓緩以辨樓緩之不

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李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敬康子從父昆余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一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得母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一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勿予徐廣曰春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

鮑彪曰虞卿可謂見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守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醜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為之延慮却顧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議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辨士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止惟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囚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二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

秦於趙郝樓緩者以前不聽虞卿快道鄭朱韓秦而見欺於秦也  
增王維楨曰封虞卿以一城不子六城之功也  
增焦茲曰虞卿此言乃不辨之辨不為之為蓋深於長短之術者然從之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許亦必云然  
補方哲曰平原君所重策士也而終以著書談道之士因與虞卿著書相映  
賈震曰秦攻長平虞卿勸趙附秦魏以和秦趙不聽故秦卒不和而趙大敗其後趙將割六城事秦虞卿使于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及魏欲與趙

在趙矣樓緩聞之入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呂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臣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虞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  
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

約從則卿疏勸成之卿無言不効无謀不忠大要歸于結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之說也與一時東西揜聞之士異矣東秦趙卿相而與故交魏齊俱困大梁以著虞氏春秋其必有决烈之見而豈其愚也哉  
楊慎曰言在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虞卿在言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韓子作柳子厚墓誌用此意  
吳鼎曰信間易將固自趙王而貪利啓覺實由平原君始謀之不臧也按非窮愁不能著書太史公亦因以自見云

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魏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躡受質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于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于趙趙約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于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矣哉然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損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黃震曰按去讒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覺者美人頭雖曰人情所難亦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同募死士以須楚魏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不受上黨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于是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邯鄲幾亡非歎而譏周乃稱長平之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吁何惑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巖谷 修 岡 千 仞 同 校 石川 鴻 齋





不然公子歿而未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有以也唐順之曰敘侯生事彙彙如貫珠楊慎曰敘公子禮侯生及奪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筆力

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音植音贏瘦之贏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索隱曰俛倪音五第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偏生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

或用生之謀而符不得入晉鄙之軍或得軍以當秦而戰不能勝則侯生為失策公子為无功而虛左之迎又安取哉固知公子之禮侯生侯生之報公子皆一時遇合之幸而非真有相與之義也

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二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

子之言以急人之困一語相抑揚與魯仲連讓平原君語同按魏其欲救灌將軍語意倣此

增黃洪憲曰敘侯生與公子語宛然在肩睫間蓋生初欲為公子畫計恐不從故於其復還而書之所以堅其志耳

按屠長卿咏信陵詩落魏公子氣義高秋吳寧受萬乘怒不

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  
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今趙亡乃請賓客約車  
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  
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  
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  
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  
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  
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  
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  
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索隱曰閒音閑謂靜語也嬴聞晉鄙  
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  
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公按資者資也謂欲為父復讎之資蓄於心已得二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

為神從噴軒車走四海願慶大梁塵城眉至死報況乃英豪人此詩蓋謂信陵且得知姬之報非大文夫不能余每讀此傳輒為信陵撫掌董份曰唯唯即項羽啞叱吃狀其勇氣也  
增徐中行曰或謂侯生自刎過乎余曰否自刎殆有說也侯生度為公子竊符計必殺晉鄙鄙何辜也心必有不忍而不自安者乃以死謝之耳不然誠報公子即死耳何必數公子行至鄙軍日而後自刎也故程嬰之死世謂報宣孟余謂謝并曰也侯生之

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比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嘆喑宿將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嘆喑宿將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刎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

死世謂報公子余謂謝晉鄙也奚過哉

光緒曰右丞夷門歌向風列頭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此兩語窺見疾生之樂千載下猶有生氣

黃份曰國語敘越王伐吳所以遺恤軍士者亦此意但彼用數十百言此惟三句盡之而道勁不遺所以難也茅坤曰太史詳處在信陵君所以得士略處在秦軍所以卻

揚慎曰客說公子其處甚長者而公子能聽之至使趙王不忿言獻城此

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呂忱曰轡盛弩矢○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孫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己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忍或有不可不忍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忍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忍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

是公子美處楊維禎曰子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而客說公子曰願公子忍之予以上客歸其人而史不以此名氏書惜哉

按文選載班固兩都賦云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語本于此

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部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部音雇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曰徐按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聞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安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安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

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與不敵加其相備。秦兵不敢出，當是時以兵蹙之。

王維預曰：使平原君素禮此二人，則邯鄲之厄必有上計。乃魏公子獨知之。  
增穆文熙曰：毛公薛公所言深中公子心，亦與毛遂之說楚王相同。則公子安得不色變而起也。  
唐順之曰：信陵君諫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想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董份曰：客進兵法，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註與本文正相反。  
增王世貞曰：公子不死魏幾不以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聞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為秦也。魏也。司馬光曰：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為疑，無忌死而魏以賢者之于國家何如哉。  
唐順之曰：以魏公係信陵傳，見信陵係國之存亡。  
董份曰：贊語有感嘆于諸公子中，蓋

有取于信陵也

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逐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讓廢唯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待侯嬴乃能成。一也。以彼之折節慕學賞賤無所遺平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況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半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黃震曰：按無忌用侯生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之諫趣駕歸魏以却疆秦之圍。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國賓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為國家之重。過平原孟嘗遠矣。然毛公薛公之正論又非侯生朱亥之詐力比也。安釐王受秦反間廢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王世貞曰：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誠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嘖嘖儒將之所教而洞曾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

其志已無魏矣。魏且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一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合以為整轉弱而為頸者又何如也。愚以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

六

鳳文信

巖谷 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索隱曰名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

大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於春申君亦云

華陽禽魏將武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今白起與韓魏共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為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犬劉氏云受猶承也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一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一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一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一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一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益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

一

諸侯比境周匝  
三垂後漢馮衍  
云四垂之人肝  
腦塗地其義並  
同  
余有丁曰國策作  
文王武王之身是  
此曰莊王誤也  
按鮑彪云橋秦  
人守猶待也

董份曰嬰城言守  
也

董份曰詩云車及  
鬼力車延也又云  
俾爾單厚車大也  
蓋言王之威延被

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

之身二世不洽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首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要今主

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不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

是王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音甲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

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

口魏無桃入邢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平阜有邢丘○正義魏之兵雲翔而不敢

球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一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

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

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

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嬰城未詳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單亦作彈○索隱曰濮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彈○索隱曰濮

王若能持功守威繼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二

諸國而大也

某坤曰雖為楚說  
秦亦是確論

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

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借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

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榑陽鄉是也○吳見

伐齊之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于水邊也隧道路也

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于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

也胡卽吳王夫差自剄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

也日從音絕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

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卽從

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

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恣

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董份曰沒利者爲  
利所沒溺易患者  
易視後日之患不  
預防也  
楊慎曰三江稱三  
浦亦奇惜無拈出  
者

董份曰引一國以  
過信得敗正見韓  
魏不可信而又不  
明指信字故讀者  
未易詳也  
按鮑彪云逸詩



評點身言言本

卷之十一

鳳文館藏

武足跡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

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龜兔遇犬

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獲之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龜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天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

董份曰慨切激蕩詞旨悲惋不容聽者不入也

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

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

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亡於秦者將十世矣

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到摺頭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摺音拉頭音夷

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

離散流入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王將

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

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

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

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

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

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

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

宋州東兗州南泗故宋地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

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

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

言力能報秦

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

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

夫以王壤十二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

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猶乃也今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

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十一

春申君列傳

三

鳳文館藏

按此書議論千翻百轉其要歸只在莫若善楚

增屠隆曰當時齊最大又提出作一折最有輕重

一句文字何等緊嚴

增屠隆曰以韓魏齊又作三壘而收拾步步漸緊

余有丁曰燕趙無齊楚二句謂四國不得相救也

凌約言曰春申君知秦遣白起上書阻之迺不明言其事僅以善楚不善楚之利害發動其聽而秦卒自止亦善用說矣

增穆文熙曰妙在先說應侯故其後得脫於患

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秦地正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雷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

增穆文熙曰歇為太子謀若是之忠而後迺進幸文以絕楚嗣則失其初心矣豈亦平原君之利令智昏乎

增楊慎曰此句敘黃歇得封春申君之由

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入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蓋號諡而孟嘗是諡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今蘇州也闔閭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

按為楚相四年  
即前十五歲內

增郁離子曰夷門之瘦人頭沒于腩而瘦代為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為用野封人憐而為之割之人曰瘦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咎焉辭曰吾知去其耳耳今雖死瘦亦以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于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瘦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

毀也又大內北濱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改破楚門為昌門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二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瑋簪刀劍室以珠玉節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二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十八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

子又欲教王以割

增唐順之曰此處承上接下變換文法

增董份曰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一句來得有

增正義曰按鮑彪謂春申所以至於此者固寵而賂於事也使萬一如李氏去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

五

鳳文館藏

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

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不便假道於兩周

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曰暮囚不能愛許鄆陵其許

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

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州

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

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

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

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曰未也春

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

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

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或去而扁舟五湖為世陶朱不亦可乎余謂不然夫歸老江東杖策扁舟之實在未納女之前可也既納之後又入其乘間之言禍根已牢異時縱欲歸印杖策亦及之豈有脫理邪

茅瓚曰朱英之言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之納女前日事耳英不能以時匡之以大臣之義而以殺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于亂哉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正義曰母望謂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母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母望之世正義曰謂春申君死無常事母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正義曰謂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

增郁離子曰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鳥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鳥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鳥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以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鳥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為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无一人能報者王維楨曰李園奸謀竟以制春申之命可謂其人弱哉光緒曰此傳末載毒事本於

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

國策蓋二國宗姓已滅絕呂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奚異楚幽也趙與秦同姓王遷母娼族類不正亦以滅公蓋倫紀亂其不承也固宜抑諸國運盡祚窮非矣併於一時也與

董份曰傳後復結不韋事見一時事偶相同歎之也文之妙正在此處

兩方也曰篇終書秦始皇立九年矣則晉世家終書是歲齊威王元年也同義

黃震曰說秦昭王不伐楚而出身脫楚太子于秦可謂智能之士矣一策不謹而卒死李園之手與嫪毐同惜夫有朱英之謀而不能用何必珠履其客為也

董份曰史記之范蔡傳即莊子之秋水篇闊深與行壯麗奇博如入觀帝臺天關層宮屬觀規模宏遠恍然失矣不讀此者不知文章之大也王慎中曰此傳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叙事貫串則太史公筆也

增穆文熙曰按此則須賈之難當深於魏齊矣奈何獨報齊乎此真所謂韓盧逐兔者也

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辨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士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憂成災朱英徒語

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惠王無子而以己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怨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楊維禎曰志天下之奇貨者必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即吾所謂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君振振于考烈王而生稗文信侯振振于莊襄王而生政文信侯卒殺于政春申君免于捍而殺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為小人奇貨之戒哉或曰悍非歇之娠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考烈耳

余有丁曰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妹進說之時峻斥之則無此禍矣既惑于邪謀而包藏禍心移人家國則亂賊而已以亂召亂理固宜然故歇之旄不在于失朱英而在于惑園妹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吳興凌推陰輯校 崑山縣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緒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名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

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其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

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索隱曰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死即卷以簀索隱曰簀謂葦茨之薄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洩也溺音年平

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

黃洪憲曰按守者出雖其恩數鄭安平王稽更宏矣後竟不見說起豈雅之忘恩耶抑太史公之畧也

按此更名姓曰張祿蓋為後秦張祿蓋為後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根本以下仍曰范睢者太史公筆也

董范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羅婦道經華容地多蘆葉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睢之

穰侯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羅婦道經華容地多蘆葉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睢之

穰侯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羅婦道經華容地多蘆葉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睢之

穰侯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羅婦道經華容地多蘆葉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睢之

穰侯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羅婦道經華容地多蘆葉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睢之

穰侯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羅婦道經華容地多蘆葉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睢之

穰侯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羅婦道經華容地多蘆葉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睢之

穰侯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羅婦道經華容地多蘆葉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睢之

論劉惔曰夫說貴施會弛張相隨不專縷類亦不在刀筆范唯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  
曾楊慎曰唯此書只是求見尚未深言秦國之事即王褚所謂不可以書傳者也然穰侯謂諸侯客子無益昭王亦厭天下辯士無所信則此書固所以陰破其見耳  
增唐順之曰此是一篇隱語中用三臣間為議論發端文辨而核  
董份曰割榮意已指穰侯等而不可明言故微及之

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棋質索隱曰樞音涉林反樞者莖樞也質劉刀也謂腰斬者為樞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薛綜曰縣黎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伯壯云琢玉朴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即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

增許應元曰疑則少嘗之戰國策士類以是試當世之庸主  
董份曰唯此書淺言之則不足以感王深言之則立債事故其心最苦又曰情竭辭急不知是不足感人也

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註音同非也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惛然音昏又一作閔音敏閔猶昏暗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被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

董份曰此處欲言不言最妙然非善形容不能見其次序  
王維楨曰三跪請而不言以嘗試其意耳  
茅坤曰唯為欲言不言且銘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回要之可謂破天關手而太史公與戰國策儘能摹寫增田藝衡曰動秦王又在此數句只是欲帝王耳與前書相應第一要緊事  
楊慎曰臣非有畏句為下文患憂恥之綱下文患憂恥三句即非有畏之意又為下三段之綱

問秦王復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己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臣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曰厲音賴瘡病也言漆塗身生瘡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徐廣曰一作荊孟賁許慎曰成荊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明案漢書音義曰或

楊慎曰疊言三不以及五死字文如貫珠  
楊慎曰五死應上死字臣又何患應上患字此段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也  
楊慎曰伍子胥夜行畫伏應上亡字臣又何憂應上憂字此段言亡不足以為臣憂也  
楊慎曰箕子接輿應上為厲為狂字臣有何恥應上恥字此段言為厲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也  
茅坤曰提一个臣何患一个臣何憂一个臣何恥末系以臣之所恐云云昭王焉得不感發  
楊慎曰末言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

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此感動處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本無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畫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至此總說出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詭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亾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



不敢畏也窮辱即  
為厲為狂也臣不  
敢畏也應前非有  
畏而不敢言也字  
眼極有關係  
凌約言曰此時昭  
王之心惟恐范雎  
不告秦國不保故  
上及太后且欲為  
之甘心又何有于  
大臣哉此其說得  
行而相印終歸之  
也

茅坤曰到此不言  
內又只先言外唯

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曰而存先王之  
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  
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太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  
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  
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  
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  
年代承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公孫卿言黃帝  
得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歲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  
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  
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  
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  
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  
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兔也喻秦彊言取諸侯之易也霸  
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  
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  
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

所以深交其君而  
後能逐穰侯輩三  
人也  
董份曰言文子以  
喻穰侯  
余有丁曰孟嘗去  
齊在齊未破之前  
此文子或非孟嘗  
也  
茅坤曰秦之伯業  
定于遠交近攻之  
一言

茅坤曰始而親韓  
魏者陽予之以為  
聯屬楚趙之地因  
以招齊也楚趙齊

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  
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  
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  
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  
地千里正義曰辟  
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  
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  
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  
謂田文  
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  
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  
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  
作籍亦音同齊音側矣  
反言為盜  
齊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  
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  
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  
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



此聽者自不覺

入于肝而矣

其深于術哉

曾歸有光曰秦王

所患太有穰侯甚

輕而患華陽君得

國為最重患其爭

而思去之不得

并去其母不去母

穰侯與弟終不可

廢范雎深中其欲

故說纒發口而計

遂行

曾張洲曰有國家

者亡不欲為子孫

圖萬世之業范雎

以有國者非王子

孫一句動秦王之

心親若母子尊若

相國直指而離間

之畧不諱忌范先

有以備服王心矣

此奸雄揣摩之術

豫謀於至秦之日

者也

茅坤曰以前總只

於沙丘

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

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

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

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獵不聽政事其所授

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

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

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

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

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

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案本紀以

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

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

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正義曰劉云見

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

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唯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

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

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縞

純也○正義曰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

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

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雎為小子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

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

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

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

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

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

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謝曰臣死且不避願請為君死

范雎蔡澤列傳

七

鳳文官載

范雎蔡澤列傳

七

鳳文官載

季之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祿辭而不  
受他日謂孟嘗君  
曰夫秦四塞國也  
遊宦者不得入焉  
願君為吾為丈尺  
之書寄我於秦王  
我往而遇乎固君  
之入也往而不遇  
乎雖人求謀固不  
遇矣孟嘗曰敬聞  
命因為之書寄之  
秦王往而大遇考  
之田文之卒在范  
張祿之入秦居范  
睢之前久矣睢入  
秦而陸名張祿豈  
祿嘗有聞於諸侯  
秦特令睢冒其名  
以誑鄰國耶  
茅瓚曰引申包胥  
一段諸然君子長  
者之道  
光緒曰按淮南  
子云唐子短陳

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  
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  
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  
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  
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  
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  
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  
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  
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  
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  
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  
下置筮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  
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入走

駢子於齊威王  
王欲殺之出亡  
奔薛孟嘗君聞  
之使入以車迎  
之至而養以芻  
豢黍梁五味之  
膳日三至冬日  
被裘夏日服  
絺紵出則乘牛  
車駕良馬孟嘗  
君問之曰夫子  
復思齊不對曰  
臣思夫唐子者  
孟嘗君曰唐子  
者非短子者耶  
曰是也孟嘗君  
曰子何為思之  
對曰臣之處於  
齊也糲粱之飯  
藜藿之羹冬日  
則寒凍夏日則  
暑傷自唐子之  
短臣也以身歸  
君食芻豢飲黍  
粱服輕煖乘牛  
良臣故思之此

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  
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  
猶謂官車當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  
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  
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  
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悻  
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  
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  
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  
長治民進賢勳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之絕秋又任鄭安平昭  
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  
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眦音士賣反范睢相秦二年  
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高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 八 鳳文館藏

謂毀人而反利之也若駢子則可謂善處怨矣彼范雎之必報須賈魏齊仇也

周聞此義字為睚眦者不德无怨可耳  
按恨者恨其不及用也  
增穆文熙曰二子之德既不可忘而其材又不可任將故終累范雎人之醉恩也難哉  
茅坤曰專要摹寫睚之辱於魏齊顯於秦因以報復于魏故於恩怨處儘力婀娜  
茅坤曰一飲之德二句足概其相秦後事  
王維楨曰平原君回不出魏齊此所以得士

平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

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

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

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

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

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

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

增吳國倫曰策士如虞卿奈何今與魏齊同亡魏有信陵極稱好士而今虞卿窮愁終身此皆不可曉者

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

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

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

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汾陘拔之

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陘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

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增補史記

卷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

九

鳳文官

按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而索隱注曰趙括之號非也  
茅坤曰范雎罪之六者太史公更不放過

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音志林云馬兵之。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

黃震曰范睢券于魏齊賴鄭安平王

稽竊載入秦離昭王母子兄弟舅甥

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己之恩讐益

亦勞矣然卒以狂二人敗事夫爵祿

非酬恩之具也顧材所堪况竊之君

以私所恩耶張之家曰前言范

睢不憚此言應侯日益以不釋文亦

相顧

按武安由范睢死故秦王揭心

茅坤曰如此結束如此過脉騎龍手

也

亭坤曰蔡澤傳不詳也事業了當

范睢事

據秦本紀及表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蒙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

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二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

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曰

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一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

曰五十而應侯日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王憂

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

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七能善卒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

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

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

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

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正義曰不待禮曰午不遇而從唐舉

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吉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

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灌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

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虫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

也。醜顏蹙鼻膝寧。寧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曰上醜音徒回及醜顏謂醜貌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當貴吾所

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

四十二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

緩於要。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

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爾雅曰欵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索隱曰釜音父鬲音登欵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

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

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

聞之。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執齊秉服虔曰秉灌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虫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也。醜顏蹙鼻膝寧。寧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曰上醜音徒回及醜顏謂醜貌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當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二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緩於要。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爾雅曰欵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索隱曰釜音父鬲音登欵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 十 鳳文館藏

唯者即賤之謬言無王也皆危而激之之辭

黃份曰惟直答然字最妙詞少緩氣少款即挫矣

凌約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

曾張洲曰蔡澤不難於奪賤之位而難於數月去位蓋始終守成切者去之一言也

余有丁曰引此三人做話頭畢竟應侯為所窘耳

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宜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望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本無此字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式細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

董份曰雖欲說賤退位而實稱其賢故詞可入然說亦正

按修字解與本文不同

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讓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譽然為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亾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侈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今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

許相卿曰只將一死字難倒范睢終篇竟以死恣之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吳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悃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汨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鷄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王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

余有丁曰。陡然直指若利刃。鉅鋒得窺即入。安得不迎刃而解乎。蔡澤曰。蔡澤見得范睢是箇快意思。仇之人說以此說之。范睢可以無遺憾。而不難于釋相位矣。此正是說客肯緊處。凌約言曰。太史公傳范睢則歷數其快意。恩仇事而曰一飯之德。不忘睢眦之怨。必報至傳蔡澤說范睢又復云。然可見警怨報

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



德了結范睢一生心事故其二傳相照應如此

按漢書地理志

云周末有子路

夏育民人慕之

太史戰戰國策

作太史啓田單

傳有太史燉乃

齊襄王后之父

也

按澤舉祖公夫

差見國君屬盛

滿而不以卑退

自居猶未免乎

畔且亡也况乎

相入國者而可

以成功又處乎

此後雖分三段

總是一意

陳汭日前言商君

吳起大夫種此特

增一白起不惟激

以事而且動其心

尤切也

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  
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啗。○索隱曰一八勇者夏育貴  
育也噉音啖。○止然而身死於庸天。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搏所殺。然太史噉未可知。誰之所然。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  
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  
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  
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  
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  
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  
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  
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  
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  
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  
之後。楚趙皆備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

按詳商君吳起大夫種申上文也。中入白起耳。目之所見聞也。故摠以四子者。五句結之。是第  
一段。  
凌約言曰。歷叙四子不善居功。以致奇禍。而陶朱公獨以見幾令終。一去反覆。論論要不外成功者退一語。  
按戰國策云。大投謂全勝也。分增補史記平本。卷之九。范雎蔡澤列傳。十三。鳳文館藏。

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鼻滅大  
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  
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  
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勸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  
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  
會稽之危。以公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辟  
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  
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誑。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誑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  
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奕指曰博。勝於投。不必在行。駟謂投投也。○索隱曰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  
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  
下。庶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

功分勝者所獲也。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誑。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

取相其恩仇快意。氣焰灼然。及澤一說。即讓位。弄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藉。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卓乎不可及也。  
王維積曰。穰侯傾於范。雖范雖奪於蔡澤。智巧相危。而不相悟。猶謂之智士乎。  
王應麟曰。蔡澤雖以辨智奪范。雖位然。竟免范于難。其有益於范亦大矣。  
鮑彪曰。周衰。辯士皆矜材角智。越於利而已。唯澤為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尤難。

之政。臣之見人。其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索隱曰。一子范睢。蔡澤也。睢厄於齊。折脅。招齒。澤困於趙。被逐。弄鬪。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託載而西。說行計立。賞平。寵權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睢。招摎。勢利。傾奪。一言成蹊。范睢蔡澤列傳 十四

之澤之謂乎  
增趙恒曰太史公  
贊意有三節言二  
子入秦取卿相垂  
功於天下乃因強  
秦之勢亦如長袖  
之善舞多錢之善  
買也然士亦有偶  
合命為之也不然  
賢如二子亦多矣  
而不得盡意者又  
何限也然二子之  
功因激而成其初  
之困厄亦甚矣士  
之困厄可不自力  
乎三個然字為轉  
語當看

蘇子古史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  
并逐宜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下已甚乎宜太后之於秦非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  
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絕之獨不愧顏考叔茅焦乎及雎在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  
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  
有益乎  
秦也

揚維楨曰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攫取其相如探物囊中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為  
戒必俟夫澤之再三辨說而後謝病譬之奕也觀局則明當局則昏應侯之退已合退  
于請藥賜死之時而律死不退使非澤乘其日昃之勢吾固未知其死所吾尤取澤之  
善說逆道不必攻雎于王而攻雎于雎亦以雎可言感而澤之言又足以寤雎者故雎  
決于去而不俟夫逐也及澤代雎不數月即幡然引去又不俟  
逐雎者逐我優游于秦以封君今終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黃震曰范雎以口舌穰穰侯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穰之雎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也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穰侯之難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穰之也易雎  
遠交近攻之策真有益於秦澤持羈旅之餘竊富貴耳澤始非雎以難  
間昭王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雎功成身退其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羅大經曰范雎蔡澤皆辯士也太史公以之連得然雎傾危澤明坦雎幽險詭秘危入  
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雎  
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  
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難各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  
不之覺者是又  
在范雎下矣  
董份曰蔡澤說應侯而奪之位其辯雄矣然以功成當去志得當止則亦天下之至理  
也故應侯聽之而澤一因入讒遂弄相印與雎亦不旋踵蓋不徒言而已以秦之少恩  
而二子翩然皆能免于刑僇善保終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二子  
之謂矣余謂戰國之士有不可及者蓋如此而澤尤高其振世之傑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終

巖谷 修  
岡 千仞同校  
石川 鴻齋



董份曰言齊強以見樂毅之功大

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曰味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

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

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啗進說之意

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

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入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

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號為昌國君於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

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于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

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監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

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入將失齊又怨樂毅之

茅坤曰惜乎毅所說趙及楚魏之說不傳  
補方苞曰結趙破齊具毅報燕惠王書故敘次不得過詳  
茅坤曰毅能以羈旅入燕而連五國之兵卒以破齊者固其計審抑以齊故嘗以兵凌五國而來瑕蹈其故也  
增景黃曰兩下獨字見其功大而專

增穆文照曰伐齊誠為有功然遷齊之重器於燕則非仁義之師矣  
增慮璠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則戰國可知予稱惟戰國有兩戰甚義大快人心一齊田文帥齊及韓魏之師敗秦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一燕樂毅帥燕及秦魏韓趙之師伐齊下其七十餘城借田文納蘇代之說受秦三城即罷兵各歸使秦得滅六國又惜燕昭王即薨樂毅不得竟其功業此千古遺憾豈天地古今之治亂自有大數使然區區人力無知之何耶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八十一 樂毅列傳 二 鳳文館藏

增袁黃曰數句內寫悔恐恐三意惠王之心事如見

楊慎曰樂毅報君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節前非而動眾志

樓政曰此書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入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

增又曰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

按毅不歸功于已而託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最是宛曲處

註齊上下疑脫一流字

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正義曰杜預云父兄同姓羣臣也

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

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

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故鼎

反乎磨室徐廣曰磨室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官名戰國策作磨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磨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

光緒曰磨音歷周官遂師抱磨亦音歷

按此敘先王所以畜臣之由... 董份曰言先王之功大隱然以自明... 按此言毅所以事燕王之心... 董份曰兩言可幸無罪其詞雖謙而意難奪... 按此言已佐燕之有餘澤... 董份曰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初死而遂其之易... 將更冷以自取敗也... 又曰慎庶孽者見不宜信左右言萌... 練者見大將老臣不宜輕... 又曰悽惋感惻所謂長歌之悲勝于痛哭... 按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

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使得以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 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錫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于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 墮先王之名... 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余有丁曰為利即所謂乘燕之敵者... 按此明已不輔趙以攻燕以解惠王之疑... 按此敘已所以通書之意... 陳仁子曰世稱毅曰王佐以今觀之毅亦戰國詭詐之士而已夫戰國之習于周不合則之惠于魯不合則之齊之宋之晉之秦無擇也毅恃材以驕列國而不狗節以全大義知去國不潔其名獨不知忠臣不事二君乎若曰避讓則辨明心迹舉賢者以自代可也何乃飄然而去至使惠王懼其伐國而致書焉此固中行說之流

忠臣主國不潔其名... 臣雖不佞... 數奉教於君子矣... 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 臣之所大恐也... 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既臨不測

耳夏疾玄尚以微子為諷何哉王維楨曰夏氏詩樂生過矣遷齊賢器虜齊人民惡能若所云哉

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亦豈不慮不速之致發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間者紀開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家樂間居燕二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

之計索隱曰栗腹一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

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

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

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

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室有忿爭不決二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

按室有語句言室家有事不可盡言以告他人謂二子當歸燕

不可明燕過而居趙也

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知紂燕民未知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之樂間樂

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

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

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趙且為秦所滅人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

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蒞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

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曰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

茅坤曰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為戲處于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好黃老本旨

楊慎曰樂毅贊及老子傳按次第太



史公之學蓋本老子

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諫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問開乘繼將芳規不渝

董評滅姓善後善字可疑或是害字

蘇子古史曰齊湣王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洵齊五年下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董份曰樂毅徇齊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然燕非有大德殊政以服齊人之心不過連勢借力乘亂攻昧欲并兼其國雖攻拔二邑而人未忘齊其亂終作以秦之強六國陵夷乘其積衰漸以兵滅而及其起而以秦者猶六國之後也況當齊之猶盛乎樂毅之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因以歲月然不知自古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并國滅姓善後而無事者即其與二城為守執若勤燕王益施仁義以服齊心定國置君反城與地則恩浹于齊人德著于天下所謂亂而伐之威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焉上可以成王業而下亦不失為桓文惜不及此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茅坤曰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史公次四人線索繼知趙之與公矣王維楨曰廉藺同傳而庶尚勇有戰功藺多智有口辨卒併保趙兩人者相資也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按晉陽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以趙走燕燕畏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風文官

邵寶曰趙王知相如之必能完璧乎曰不知也相如能知秦之必歸璧乎曰不知也然則何以使之曰相如以死殉葬趙王以意氣任相如璧完而相如歸趙重矣璧不返相如死之趙亦重矣國勢之重輕于是係焉是行也良亦幸哉雖然璧之重不重于相如為一璧而失相如是士子敵也士匹則國隨之何璧之守哉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亦曰國無璧得璧其璧趙王知是庶幾免夫

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

茅坤曰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為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光緒曰晚柱二字甚摸寫情狀如見

按三度字交勢相應

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

增黃洪憲曰今以秦之強先割十五都一句最善回護何孟春曰趙相如爭趙壁事氣蓋秦庭而楊龜山弗是之謂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翰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之後事耶

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

按相如澠池之會如請秦王擊誦如召趙御史書如請咸陽為壽一一與之相匹無纖毫挫於秦一時勇敢之氣真足以褫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每於此等處更著精神茅坤曰予覽太史公描寫相如事即王摩詰詩畫相似

增黃洪憲曰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與上文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皆

增補已巳平水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三

鳳文會集

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二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斝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進斝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斝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斝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斝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位下還為左○正義曰秦漢以前用右

篇中血脈具見相如威煇如楊慎曰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著此二句後方有許多說語

茅坤曰以相如之賢猶出身宜豎及使虎狼之秦如視嬰孩顧避廉頗者重趙故也相如所見豈下廉頗哉

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弩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曰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

按以下錯紀相如廉頗功業

按此傳只叙相如完璧擊鉞二事而廉頗獨以戰功稱最却於始末處略叙數句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

按此起用前例余有丁曰奢趙名將又括代頗趙敗幾區故附入之按此傳前叙趙奢事後叙叙趙之死于秦頗之奔于魏以附之摠見趙將亡之兆云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關與之

增補已巳平水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四

鳳文官載

廉頗東攻齊破其二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索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魏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關與又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表關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相潞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防子○索隱曰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小為名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關與之

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

茅坤曰不欲入諫者絕軍中諱言也

楊慎曰趙奢言有以軍事諫者死此令之嚴也至後納許歷之諫而曰奢後令臨機應變于此可見

茅坤曰厚集其陣者嚴肅其部伍使敵不得卒犯也飛當卷甲而趨之後按奢不用前令故云奢後令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聞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二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索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為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邯鄲許歷

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語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闕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也

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

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

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聞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

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

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

茅坤曰據高以凌下勢順而便利也註至闕之間疑脫去字

按三人同功一體

洪邁曰趙括之不為將其父以為不可其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

增補已巳平水

廉頗藺相如列傳

五

鳳文官載

秦王知之相應侯  
知之將白起知之  
獨趙王以為可以  
故用之而敗也  
按相如與括母  
所論各據其一  
短相如謂括不  
知變合母謂括  
惟利私家夫變  
合不知必無勝  
策私家利則不  
能與士卒同甘  
苦此括所以不  
可將也趙王不  
聽固欲用之遂  
使數十萬生靈  
悉塗炭于長平  
之下而趙幾危  
矣吁信問之害  
可勝懼哉

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  
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  
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  
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  
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  
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  
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  
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  
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  
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  
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囚凡四十五萬  
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

茅坤曰以下廉頗  
本末當入廉頗傳  
而顧入此者以趙  
將自奢而下次復  
廉頗廢用括括  
死復用廉頗頗免  
復樂乘乘與頗走  
復任李牧此趙始  
末次第而可以前  
廉頗相如者兩  
人為一傳故不及  
併入也  
柯維騏曰市道交  
即馮誰所論趙市  
者也孟嘗面翟  
公勤門長平之吏  
移于冠軍魏其之  
客移于武安汲鄭  
廢而其門益落任  
坊逝而其後莫恤  
古今交態盡然不  
獨廉頗也  
補方哲曰李牧顯  
功趙邊入矣至此

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  
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  
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  
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書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  
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  
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  
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  
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  
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  
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  
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

始書以相如病廉頗奔趙者死所特唯牧也書趙者破秦後即具者始末書李牧攻燕後乃詳願居楚魏事者牧誅而趙滅矣更緩願事於其後則文氣懈惰故願事既終而後著牧之始迹焉  
贈宛委餘篇云史稱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肉十斤理或有之符堅排蓋即夏默等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宋明帝噉白肉至二百斤蜜漬鱖鯪一傾數金鉢蕭頴冒取白肉餽至二斗馬布聲日食雞五十然皆江左人也  
按馬援據鞍嬰鏃李靖雖老猶

使者金令敗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春縣北四里蘭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上紀寬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六反復請李牧

堪一行與廉頗意同  
楊慎曰公語收熟妙  
按此起亦用前例  
王世貞曰秦白起死無李牧敵矣用趙郭開而趙舉金粘罕死無岳飛敵矣用宋秦檜而宋降宋文之為魏穆種道濟也齊緯之為周穆律斛光也唐莊之為明宗也唐郭崇韜也噫凌約言曰李牧日擊數牛享士而不敢用雖王讓之如故及使他人代之再至亦如故約兵法云守如處女距如脫兔收其庚幾

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十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穀者十萬人索隱曰穀音古候反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弃之恣其殺畧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都其反徐廣曰一作醜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及煖音況遠反又音噴劇辛本趙人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相州豪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索隱曰齮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二

增補史記平水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七

補方苞曰頗亡牧將事已見前而覆舉之者以為前後之關鍵兼者頗既亡而牧又不能自安趙之所以速亡而無救也  
王應麟曰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趙頗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耳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方苞曰按國策李牧臂短用木接之郭開誣以懷又賜死文甚明白其曰欲反曰捕斬者趙史之誣史也六國唯趙史尚存史公據之  
余有丁曰此傳叙趙之存亡係相如頗牧之去留死生

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索隱曰一作拙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颯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遍為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判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蘇子古史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為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與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其用舍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之悲夫

故言李牧誅及王遷趙恒曰知死必勇古有是言釋之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言非勇之難而智勇兼之難也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可謂勇矣退而讓頗名重大山見其智焉故謂兼之也  
茅坤曰小論中不久牧何也

黃震曰藺相如庭辱強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奔前憾皆烈丈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子不多奢之刑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夫又曰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擊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奇哉

王世貞曰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見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竊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秦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于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詒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許璧也今秦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眾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終

巖谷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